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

犬馬猶然知戀主，況於列在生人。為奴一日主人身。情恩同父子，名分等君臣。主若虐奴非正道，奴如欺主傷倫。能為義僕是良民。盛衰無改節，史冊可傳神。說這唐玄宗時，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，字茂挺，蘭陵人氏。自幼聰明好學，該博三教九流，貫串諸子百家。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所不通，無有不曉。真個胸中書富五車，筆下句高千古。年方一十九歲，高擢巍科，名傾朝野，是一個廣學的才子。家中有個僕人，名喚杜亮。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，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。若有驅使，奮勇直前，水火不避，身邊並無半文私蓄。陪伴蕭穎士讀書時，不待吩咐，自去千方百計，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。有時或烹甌茶兒助他清思，或暖杯酒兒節他辛苦。整夜直服事到天明，從不曾打個瞌睡。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，他在旁也十分歡喜。

那蕭穎士般般皆好，件件俱美，只有兩樁兒毛病。你道是那兩樁？第一件：乃是恃才傲物，不把人看在眼內。才登仕籍，便去衝撞了當朝宰相。那宰相若是個有度量的，還恕得他過，又正衝撞了第一個忌才的李林甫。那李林甫混名叫做李貓兒，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，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。卻去惹他，可肯輕輕放過？被他略施小計，險些連性命都送了。又虧著座主搭救，止削了官職，坐在家裡。

第二件：是性子嚴急，卻像一團烈火，片語不投，即暴躁如雷，兩太陽火星直爆。奴僕稍有差誤，便加捶撻。他的打法，又與別人不同。有甚不同？別人責治家奴，定然計其過犯大小，討個板子，教人行杖，或打一十，或打二十，分個輕重。惟有蕭穎士，不論事體大小，略觸著他的性子，便連聲喝罵，也不用什麼板子，也不要人行杖，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，隨分掣著一件家火，沒頭沒腦亂打。憑你什麼人勸解，他也全不作准，直要打个氣息；若不像意，還要咬上幾口，方才罷手。因是恁般利害，奴僕們懼怕，都四散逃去，單單存得一個杜亮。論起蕭穎士，止存得這個家人種兒，每事只該將就些才是。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，使慣的氣兒，打溜的手兒，竟沒絲毫更改，依然照舊施行。起先奴僕眾多，還打了那個，空了這個，到得禿禿裡獨有杜亮時，反覺得勤些。論起杜亮，遇著這般沒理會的家主，也該學眾人逃走去罷了，偏又寸步不離，甘心受他的責罰。常常打得皮開肉綻，頭破血淋，也再無一點退悔之念，一句怨恨之言。打罷起來，整一整衣裳，忍著疼痛，依原在旁答應。

說話的，據你說，杜亮這等奴僕，莫說千中選一，就是走盡天下，也尋不出個對兒。這蕭穎士又非黑漆皮燈，泥塞竹管，是那一般不通的蠢物；他須是身登黃甲，位列朝班，讀破萬卷，明理的才人，難道恁般不知好歹，一味蠻打，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常言道得好：「江山易改，稟性難移。」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馴謹，打過之後，深自懊悔道：「此奴隨我多年，並無十分過失，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？今後斷然不可！」到得性發之時，不覺拳腳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。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，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，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，撲禿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。蕭穎士本來是個好打人的，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，少不得奉承幾下。

杜亮有個遠族兄弟杜明，就住在蕭家左邊，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，心下倒氣不過，攛掇杜亮道：「凡做奴僕的，皆因家貧力薄，自難成立，故此投靠人家。一來貪圖現成衣食，二來指望家主有個發跡之日，帶挈風光，摸得些東西做個小小家業，快活下半世。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，早晚辛勤服事，竭力盡心，並不見一些好處，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。恁樣不知好歡的人，跟他有何出息？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，各自四散去了，你何不也別了他，另尋頭路？有多少不如你的，投了大官府人家，吃好穿好，還要作成趁一貫兩貫。走出衙門前，誰不奉承？那邊才叫『某大叔，有些小事相煩』。還未答應時，這邊又叫『某大叔，我也有件事兒勞動』。真個應接不暇，何等興頭。若是阿哥這樣肚裡又明白，筆下又來得，做人且又溫存小心，走到勢要人家，怕道不是重用？你那措大，雖然中個進士，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，被他弄來，坐在家中，料道也沒個起官的日子，有何撇不下，定要與他纏帳？」

杜亮道：「這些事，我豈不曉得？若有此念，早已去得多年了，何待吾弟今日勸諭。古語云：『良臣擇主而事，良禽擇木而棲。』奴僕雖是下賤，也要擇個好使頭。像我主人，止是性子躁急，除此之外，只怕捨了他，沒處再尋得第二個出來。」

杜明道：「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、貴戚豪家，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個窮官？」杜亮道：「他們有的，不過是爵位金銀二事。」

杜明道：「只這兩樁盡勾了，還要怎樣？」杜亮道：「那爵位乃虛花之事，金銀是臭污之物，有甚希罕？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，拈起筆來，頃刻萬言，不要打个稿兒。真個煙雲繚繞，華彩繽紛。我所戀戀不捨者，單愛他這一件兒。」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，不覺呵呵大笑，道：「且問阿哥：你既愛他的才學，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吃，冷時可作得衣穿麼？」

杜亮道：「你又說笑話，才學在他腹中，如何濟得我的飢寒？」

杜明道：「卻原來又救不得你的飢，又遮不得你的寒，愛他何用？當今有爵位的，尚然只喜趨權附勢，沒一個肯憐才惜學。

你我是個下人，但得飽食暖衣，尋覓些錢鈔做家，乃是本等；卻這般迂闊，愛什麼才學，情願受其打罵，可不是個呆子！」

杜亮笑道：「金銀，我命裡不曾帶來，不做這個指望，還只是守舊。」杜明道：「想是打得你不爽利，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。」

杜亮道：「多承賢弟好情，可憐我做兄的，但我主這般博奧才學，總然打死，也甘心服事他。」遂不聽杜明之言，仍舊跟隨蕭穎士。

不想今日一頓拳頭，明日一頓棒子，打不上幾年，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，口內吐血，成了個傷癆症候。初日還強勉趨承，次後打熬不過，半眠半起。又過幾時，便久臥床席。那蕭穎士見他嘔血，情知是打上來的，心下十分懊悔，指望有好的日子。請醫調治，親自煎湯送藥。捱了兩月，嗚呼哀哉！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，只管涕泣，備辦衣棺埋葬。

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，到得死後，十分不便，央人四處尋覓僕從，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，那個肯來跟隨？就有個肯跟他的，也不中其意。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，還認做杜亮在傍，擡頭不見，便掩卷而泣。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，不覺氣咽胸中，淚如泉湧，大叫一聲：「杜亮！我讀了一世的書，不曾遇著個憐才之人，終身淪落；誰想你倒是我的知己，卻又有眼無珠，枉送了你性命，我之罪也！」言還未畢，口中的鮮血，往外直噴，自此也成了個嘔血之疾。將書籍盡皆焚化，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，病了數月，也歸大夢。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。有詩為證：納賄趨權步步先，高才曾見幾人憐。

當路若能如杜亮，草萊安得有遺賢？

說話的，這杜亮愛才戀主，果是千古奇人。然看起來，畢竟還帶些腐氣，未為全美。若有別樁希奇故事，異樣話文，再講回出來。列位看官穩坐著，莫要性急，適來小子道這段小故事，原是入話，還未曾說到正傳。那正傳卻也是個僕人。他比杜亮更是不，曾獨力與孤孀主母，掙起個天大家事，替主母嫁三個女兒，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，到得死後，並無半文私蓄，至今名垂史冊。待小子慢慢的道來，勸諭那世間為奴僕的，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，傳個美名；莫學那樣背恩反噬，尾大不掉的，被人唾罵。

你道這段話文，出在那個朝代？什麼地方？原來就本朝嘉靖爺年間，浙江嚴州府淳安縣，離城數里，有個鄉村，名曰錦沙村。村上有一姓徐的莊家，恰是弟兄三人。大的名徐言，次的名徐召，各生得一子；第三個名徐哲，渾家顏氏，倒生得二男三女。他弟兄三人，奉著父親遺命，合鍋兒吃飯，並力的耕田。掙下一頭牛兒，一騎馬兒。又有一個老僕，名叫阿奇，年已五十多歲，夫妻兩口，也生下一個兒子，還只有十來歲。那阿奇也就是本村生長，當先因父母喪了，無力殯殮，故此賣身在徐家。為人忠謹小心，朝起晏眠，勤於種作。

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，每事優待。

到得徐言輩掌家，見他年紀有了，便有些厭惡之意。那阿寄又不達時務，遇著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，便苦口規諫。

徐哲尚肯服善，聽他一兩句，那徐言、徐召是個自作自用的性子，反怪他多嘴擦舌，高聲叱喝，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拳頭。阿寄的老婆勸道：「你一把年紀的人了，諸事只宜退縮算。他們是後生家世界，時時新，局局變，由他自去主張罷了，何苦定要多口，常討恁樣凌辱！」阿寄道：「我受老主之恩，故此不得不說。」婆子道：「累說不聽，這也怪不得你了！」

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，緘口結舌，再不干預其事，也省了好些恥辱。正合著古人兩句言語，道是：「閉口深藏舌，安身處處牢。」

不則一日，徐哲忽地患了個傷寒症候，七日之間，即便了帳。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，少不得衣棺盛殮，做些功果追薦。過了兩月，徐言與徐召商議道：「我與你各只一子，三兄弟倒有兩男三女，一分就抵著我們兩分。便是三兄弟在時，一般耕種，還算計不就，何況他已死了。我們日夜吃辛吃苦掙來，卻養他一窩子吃死飯的。如今還是小事，到得長大起來，你我兒子婚配了，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，豈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？意欲即今三分分開，撇脫了這條爛死蛇，由他們有得吃，沒得吃，可不與你我沒干涉了。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，教道莫要分開，今若違了他言語，被人談論，卻怎地處？」

那時徐召若是個有仁心的，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才是。誰知他的念頭，一發起得久了，聽見哥子說出這話，正合其意，乃答道：「老官兒雖有遺囑，不過是死人說話了，須不是聖旨，違背不得的。況且我們的家事，那個外人敢來談論！」徐言連稱有理，即將田產家私，都暗地配搭停當，只揀不好的留與侄子。徐言又道：「這牛馬卻怎地分？」徐召沉吟半晌，乃道：「不難。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，漸漸做不動了，活時倒有三個吃死飯的，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，把他也當作一股，派與三房裡，卸了這干係，可不是好！」

計議已定，到次日備些酒饌，請過幾個親鄰坐下，又請出顏氏並兩個侄兒。那兩個孩子，大的才得七歲，喚做福兒，小的五歲，叫做壽兒，隨著母親，直到堂前，連顏氏也不知為甚緣故。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：「列位高親在上，有一言相告：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，多虧我弟兄，掙得些小產業，只望弟兄相守到老，傳至子侄這輩分析。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，弟婦又是個女道家，不知產業多少。況且人家消長不一，到後邊多掙得，分與舍侄便好；萬一消乏了，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，欺負孤兒寡婦，反傷骨肉情義了。故此我兄弟商量，不如趁此完美之時，分作三股，各自領去營運，省得後來爭多競少，特請列位高親來作眼。」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，說道：「總是一樣配搭，至公無私，只勞列位著個花押。」

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，眼中撲簌簌淚交流，哭道：「二位伯伯，我是個孤孀婦人，兒女又小，就是沒腳蟹一般，如何撐持的門戶？昔日公原吩咐莫要分開，還是二位伯伯總管在那裡，扶持兒女大了，但憑胡亂分些便罷，決不敢爭多競少。」徐召道：「三娘子，天下無有不散筵席，就合上一千年，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。公公乃過世的人了，他的說話，那裡作得准。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。我想侄兒又小，那個去看養，故分阿寄來幫扶。他年紀雖老，筋力還健，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。那婆子績麻紡線，也不是吃死飯的。這孩子再耐他兩年，就可下得田了，你不消愁得。」顏氏見他弟兄如此，明知已是做就，料道拗他不過，一味啼哭。那些親鄰看了分書，雖曉得分得不公道，都要做好好先生，那個肯做閑冤家，出尖說話，一齊著了花押，勸慰顏氏收了進去，入席飲酒。有詩為證：分書三紙語從容，人畜均分稟至公。

老僕不如牛馬用，擁孤孀婦泣西風。

卻說阿寄，那一早差他買東買西，請張請李，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。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，回來時裡邊事已停妥，剛至門口，正遇見老婆。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，又去多言多語，扯到半邊，吩咐道：「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，你休得又去閑管，討他的怠慢！」阿寄聞言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當先老主人遺囑，不要分開，如何見三官人死了，就撇開這孤兒寡婦，教他如何過活？我若不說，再有何人肯說？」轉身就走。婆子又扯住道：「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，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，你是他手下人，又非甚麼高年族長，怎好張主？」阿寄道：「話雖有理，但他們分得公道，便不開口；若有些欺心，就死也說不得，也要講個明白。」又問道：「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？」婆子道：「這倒不曉得。」

阿寄走到堂前，見眾人吃酒，正在高興，不好遽然問得，站在旁邊。間壁一個鄰家擡頭看見，便道：「徐老官，你如今分在三房裡了。他是孤孀娘子，須是竭力幫助便好。」阿寄隨口答道：「我年紀已老，做不動了。」口中便說，心下暗轉道：「原來撥我在三房裡，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，借手推出的意思。」

我偏要爭口氣，掙個事業起來，也不被人恥笑。」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，一逕轉到顏氏房門口，聽得在內啼哭。阿寄立住腳聽時，顏氏哭道：「天阿！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守，那裡說起半路上就拋撇了，遺下許多兒女，無依無靠；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，誰知你骨肉未寒，便分撥開來。如今教我沒投沒奔，怎生過日？」又哭道：「就是分的田產，他們通是亮裡，我是暗中，憑他們分派，那裡知得好歹。只一件上，已是他們的腸子狠了。那牛兒可以耕種，馬兒可雇倩與人，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，卻推兩個老頭兒與我，反要費我的衣食。」

那老兒聽了這話，猛然揭起門帘叫道：「三娘，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，不及牛馬的力麼？」顏氏慙地裡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，倒驚了一跳，收淚問道：「你怎地說？」阿寄道：「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，不過有得數兩利息，還要賠個人去喂養跟隨。若論老奴，年紀雖老，精力未衰，路還走得，苦也受得。那經商道業，雖不曾做，也都明白。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，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，一年幾轉，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！就是我的婆子，平昔又勤於紡織，亦可少助薪水之實。那田產莫管好歹，把來放租與人，討幾擔穀子，做了樁主，三娘同姐兒們，也做些活計，將就度日，不要動那資本。營運數年，怕不掙起個事業？何消愁悶。」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，乃道：「若得你如此出力，可知好理。但恐你有了年紀，受不得辛苦。」阿寄道：「不瞞三娘說，老便老，健還好，眠得遲，起得早，只怕後生家還趕不上哩！這倒不消慮得。」顏氏道：「你打帳做甚生意？」阿寄道：「大凡經商，本錢多便大做，本錢少便小做。須到外邊去，看臨期著便，見景生情，只揀有利息的就做，不是在家論得定的。」顏氏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待我計較起來。」阿寄又討出分書，將分下的家火，照單逐一點明，搬在一處，然後走至堂前答應。眾親鄰直飲至晚方散。

次日，徐言即喚個匠人，把房子兩下夾斷，教顏氏另自開個門戶出入。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，自不必說。一面將簪釵衣飾，悄悄教阿寄去變賣，共湊了十二兩銀子。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：「這些少東西，乃我盡命之資，一家大小俱在此上。今日交付與你，大利息原不指望，但得細微之利也就勾了。臨事務要斟酌，路途亦宜小心，切莫有始無終，反被大伯們恥笑。」口中便說，不覺淚隨言下。阿寄道：「但請放心，老奴自有見識在此，管情不負所托。」顏氏又問道：「還是幾時起身？」阿寄道：「今本錢已有了，明早就行。」顏氏道：「可要揀個好日？」阿寄道：「我出去做生意，便是好日子了，何必又揀？」即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，走到自己房裡，向婆子道：「我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，可將舊衣舊裳，打疊在一處。」

原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，連老婆也不通他知道。這婆子見驀地說出那句話，也覺駭然，問道：「你往何處去？做甚生意？」阿寄方把前事說與。那婆子道：「阿呀！這是那裡說起！你雖然一把年紀，那生意行中從不曾著腳，卻去弄虛頭，說大話，兜攬這帳。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，莫要把去弄出個話靶，連累他沒得過用，豈不終身抱怨？不如依著我，快快送還三娘，拚得早起晏眠，多吃些苦兒，照舊耕種幫扶，彼此倒得安逸。」

阿寄道：「婆子家曉得什麼，只管胡言亂語！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，弄壞了事？要你未風先雨。」遂不聽老婆，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。卻沒個被囊，只得打個包兒，又做起一個纏袋，準備些乾糧。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，一雙麻鞋，打點完備。次早先到徐言、徐召二家說道：「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去做生意，家中無人照管，雖則各分門戶，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。」徐言二人聽了，不覺暗笑，答道：「這倒不消你叮囑，只要賺了銀子回來，送些人事與我們。」阿寄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轉到家中，吃了飯食，作別了主母，穿上麻鞋，背著包裹雨傘，又吩咐老婆，早晚須是小心。臨出門，顏氏又再三叮嚀，阿寄點頭答應，大踏步去了。

且說徐言弟兄，等阿寄轉身後，都笑道：「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，有銀子做生意，卻不與你我商量，倒聽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。我想他生長已來，何曾做慣生意？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，自去快活。這本錢可不白白送落！」徐召道：「便是當初合家時，卻不把出來營運，如今才分得，即教阿寄做客經商。我想三娘子又沒甚妝奩，這銀兩定然是老官兒存日，三兄弟克剝下的，今日方才出豁。總之，三娘子瞞著你我做事，若說他不該如此，反道我們妒忌了。且待阿寄折本回來，那時去笑他。」正是：

雲端看廝殺，畢竟孰輸贏？

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

再說阿寄離了家中，一路思想：「做甚生理便好？」忽地轉著道：「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，況又在近處，何不去試他一試？」定了主意，一徑直至慶雲山中。原來採漆之處，原有個牙行，阿寄就行家住下。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，都是挨次兒打發。阿寄想道：「若慢慢的挨去，可不擔擱了日子，又費去盤纏。」心生一計，捉個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，買三杯請他，說道：「我是個小販子，本錢短少，守日子不起的，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，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。那一次來，大大再整個東道請你」。也是數合當然，那主人家卻正撞著是個貪杯的，吃了他的軟口湯，不好回得，一口應承。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，裝裹停當，恐怕客人們知得嗔怪，倒寄在鄰家放下，次日起個五更，打發阿寄起身。

那阿寄發利市，就得了便宜，好不喜歡。教腳夫挑出新安江口，又想到：「杭州離此不遠，定賣不起價錢。」遂雇船直到蘇州。正遇在缺漆之時，見他的貨到，猶如寶貝一般，不勾三日，賣個乾淨。一色都是見銀，並無一毫除帳。除去盤纏使用，足足賺個對合有餘，暗暗感謝天地，即忙收拾起身。又想到：「我今空身回去，須是趁船，這銀兩在身邊，反擔干係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，多少尋些利息也好。」打聽得楓橋秈米到得甚多，登時落了幾分價錢，乃道：「這販米生意，量來必不吃虧。」遂糴了六十多擔秈米，載到杭州出脫。那時乃七月中旬，杭州有一個月不下雨，稻苗都乾壞了，米價騰湧。

阿寄這載米，又值在巧裡，每一擔長了二錢，又賺十多兩銀子。自言自語道：「且喜做來生意，頗頗順溜，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。」卻又想到：「既在此間，怎不去問問漆價？若與蘇州相去不遠，也省好些盤纏。」細細訪問時，比蘇州反勝。你道為何？原來販漆的，都道杭州路近價賤，俱往遠處去了，杭州倒時常短缺。常言道：「貨無大小，缺者便貴。」故此比別處反勝。

阿寄得了這個消息，喜之不勝，星夜趕到慶雲山，已備下些小人事，送與主人家，依舊又買三杯相請。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，喜逐顏開，一如前番，悄悄先打發他轉身。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，就都賣完。計算本利，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，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。乃道：「下次還到遠處去。」與牙人算清了帳目，收拾起程，想道：「出門好幾時了，三娘必然掛念，且回去回覆一聲，也教他放心。」又想到：「總是收漆，要等候兩日；何不先到山中，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，然後回家，豈不兩便。」定了主意，到山中把銀兩付與牙人，自己趕回家去。正是：

先收漆貨兩番利，初出茅廬第一功。

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，朝夕懸掛，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，懷著鬼胎。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擷唇簸嘴，愈加煩惱。一日正在房中悶坐，忽見兩個兒子亂喊進來道：「阿寄回家了。」顏氏聞言，急走出房，阿寄早已在面前。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。阿寄上前，深深唱個大喏。顏氏見了他，反增著一個蹬心拳頭，胸前突突的亂跳，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做的是什麼生意？可有些利錢？」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，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一來感謝天地保佑，二來托賴三娘洪福，做的卻是販漆生意，賺得五六倍利息。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恐怕三娘放心不下，特歸來回覆一聲。」顏氏聽罷，喜從天降，問道：「如今銀子在那裡？」阿寄道：「已留與主人家收漆，不曾帶回，我明早就要去的。」那時合家歡天喜地。

阿寄住了一晚，次日清早起身，別了顏氏，又往慶雲山去了。

且說徐言弟兄，那晚在鄰家吃社酒醉倒，故此阿寄歸家，全不曉得，到次日齊走過來，問道：「阿寄做生意歸來，趁了多少銀子？」顏氏道：「好教二位伯伯知得，他一向販漆營生，倒覓得五六倍利息。」徐言道：「好造化！恁樣賺錢時，不勾幾年，便做財主哩。」顏氏道：「伯伯休要笑話，免得飢寒便勾了。」徐召道：「他如今在那裡？出去了幾多時？怎麼也不來見我？這樣沒禮。」顏氏道：「今早原就去了。」徐召道：「如何去得恁般急速？」徐言又問道：「那銀兩你可曾見兒數麼？」顏氏道：「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，沒有帶回。」徐言呵呵笑道：「我只道本利已到手了，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，眼飽肚中飢。耳邊倒說得熱哄哄，還不知本在何處，利在那裡，便信以為真。做經紀的人，左手不托右手，豈有自己回家，銀子反留在外人？據我看起來，多分這本錢弄折了，把這鬼話哄你。」徐召也道：「三娘子，論起你家做事，不該我們多口。

但你終是女眷家，不知外邊世務，既有銀兩，也該與我二人商量，買幾畝田地，還是長策。那阿寄曉得做甚生理？卻瞞著我們，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。我想那銀兩，不是你的妝奩，也是三兄弟的私蓄，須不是偷來的，怎看得恁般輕易！」二人一吹一唱，說得顏氏心中啞口無言，心下也生疑惑，委決不下，把一天歡喜，又變為萬般愁悶。按下此處不題。

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，那行家已與他收完，點明交付。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，逕到興化地方，利息比這兩處又好。賣完了貨，打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擔，斗斛又大，想起杭州見今荒歉，前次糴客販的去，尚賺了錢，今在出處販去，怕不有一兩個對合？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，準準糴了一兩二錢一石，斗斛上多來，恰好頂著船錢使用。那時到山中收漆，便是大客人了，主人家好不奉承。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，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伶俐。凡販的貨物，定獲厚利。一連做了幾帳，長有二千餘金。看看捱著殘年，算計道：「我一個孤身老兒，帶著許多財物，不是耍處！倘有差跌，前功盡棄。況且年近歲逼，家中必然懸望，不如回去，商議買些田產，做了根本，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。」

此時他出路行頭，諸色盡備；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，藏在順袋中；水路用舟，陸路雇馬，晏行早歇，十分小心。非止一日，已到家，把行李馱入。婆子見老公回了，便去報知顏氏。那顏氏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所喜者，阿寄回來；所懼者，未知生意長短若何。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場，這番心裡比前更是著急。三步並作兩步，奔至外廂，望見了這堆行李，料道不像個折本的，心上就安了一半。終是忍不住，便問道：「這一向生意如何？銀兩可曾帶回？」阿寄近前見了個禮道：「三娘不要性急，待我慢慢的細說。」教老婆頂上中門，把行李盡搬至顏氏房中打開，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。顏氏見著許多銀兩，喜出望外，連忙開箱啟籠收藏。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。顏氏因怕惹是非，徐言當日的話，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，但連稱：「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，且去歇息則個。」又吩咐：「倘大伯們來問起，不要與他講真話。」阿寄道：「老奴理會得。」

正話問，外面呼聲叩門，原來卻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，特來打探消耗。阿寄上前作了兩個揖。徐言道：「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，今番又趁若干利息？」阿寄道：「老奴托賴二位官人洪福，除了本錢盤費，乾淨趁得四五十兩。」徐召道：「阿呀！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，怎地又去了許多時，反少起來？」徐言道：「且不要問他趁多趁少，只是銀子今次可曾帶回？」阿寄道：「已交與三娘了。」二人便不言語，轉身出去。

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，要置買田產，悄悄地央人尋覓。大抵出一個財主，生一個敗子。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，家私豪富，田產廣多，單生一子名為世保，取世守其業的意思。誰知這晏世保，專於嫖賭，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。合村的人道他是個敗子，將晏世保三字，順口改為獻世保。那獻世保同著一班無藉，朝歡暮樂，弄完了家中財物，漸漸搖動產業。道是零星賣來不勾用，索性賣一千畝，討價三千餘兩，又要一注兒交銀。那村中富者雖有，一時湊不起許多銀子，無人上樁。延至歲底，獻世保手中越覺乾逼，情願連一所莊房，只要半價。阿寄偶然聞得這個消息，即尋中人去，討個經帳。恐怕有人先成了去，就約次日成交。獻世保聽得有了售主，好不歡喜。平日一刻也不著家的，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，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。

且說阿寄料道獻世保是愛吃東西的，清早便去買上佳肴美醞，喚個廚夫安排，又向顏氏道：「今日這場交易，非同小可。三娘是個女眷家，兩位小官人又幼，老奴又是下人，只好在旁說話，難好與他抗禮；須請間壁大官人弟兄來作眼，方是正理。」顏氏

道：「你就過去請一聲。」阿寄即到徐言門首，弟兄正在那裡說話。阿寄道：「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，特請二位官人來張主。」二人人口中雖然答應，心內又怪顏氏不托他尋覓，好生不樂。徐言說道：「既要買田，如何不托你我，又教阿寄張主。直至成交，方才來說？只是這村中，沒有什麼零星田賣。」徐召道：「不必猜疑，少頃便見著落了。」二人坐於門首，等至午前光景，只見獻世保同著幾個中人，兩個小廝，拿著拜匣，一路拍手拍腳的笑來，望著間壁門內齊走進去。徐言弟兄看了，倒吃一嚇，都道：「咦！好作怪！聞得獻世保要賣一千畝田，實價三千餘兩，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？難道獻世保又零賣一二十畝？疑惑不定，隨後跟入。相見已罷，分賓而坐。

阿寄向前說道：「晏官人，田價昨日已是言定，一依吩咐，不敢短少。晏官人也莫要節外生枝，又更他說。」獻世保亂嚷道：「大丈夫做事，一言已出，駟馬難追，若又有他說，便不是人養的了。」阿寄道：「既如此，先立了文契，然後兌銀。」

那紙墨筆硯，準備得停停當當，拿過來就是。獻世保拈起筆，盡情寫了一紙絕契，又道：「省得你不放心，先畫了花押，何如？」阿寄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徐言兄弟看那契上，果是一千畝田，一所莊房，實價一千五百兩。嚇得二人面面相覷，伸出了舌頭，半日也縮不上去。都暗想道：「阿寄做生意總是趁錢，也趁不得這些！莫不做強盜打劫的，或是掘著了藏？好生難猜。」中人著完花押，阿寄收進去交與顏氏。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馬，提來放在桌上，與顏氏取出銀子來兌，一色都是粉塊細絲。徐言、徐召眼內放出火來，喉間煙也直冒，恨不得推開眾人，通搶回去。不一時兌完，擺出酒饌，飲至更深方散。

次日，阿寄又向顏氏道：「那莊房甚是寬大，何不搬在那邊居住？收下的稻子，也好照管。」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妒忌，也巴不能遠開一步，便依他說話，選了新正月初六，遷入新房。

阿寄又請個先生，教兩位小官人讀書。大的取名徐寬，次的名徐宏，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。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，都傳說掘了藏，銀子不計其數，連坑廁說來都是銀的，誰個不來趨奉。

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，依舊又出去經營。這番不專於販漆，但聞有利息的便做。家中收下米穀，又將來騰那。十年之外，家私巨富。那獻世保的田宅，盡歸於徐氏。門庭熱鬧，牛馬成群，婢僕雇工人等，也有整百，好不興頭！正是：

富貴本無根，盡從勤裡得。

請觀懶惰者，面帶飢寒色。

那時顏氏三個女兒，都嫁與一般富戶。徐寬、徐宏也各婚配。一應婚嫁禮物，盡是阿寄支持，不費顏氏絲毫氣力。他又見田產廣多，差役煩重，與徐寬弟兄俱納個監生，優免若干田役。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姻事；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，留在家中照管，不肯放他出去，又派個馬兒與他乘坐。那老兒自經營以來，從不曾私吃一些好伙食，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，寸絲尺帛，必稟命顏氏，方才敢用。且又知禮數，不論族中老幼，見了必然站起。或乘馬在途中遇著，便跳下來閃在路旁，讓過去了，然後又行。因此遠近親鄰，沒一人不把他敬重。就是顏氏母子，也如尊長看承。那徐言、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，比著顏氏，尚有天淵之隔，終日眼紅頸赤。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，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。又築起一座新墳，連徐哲父母，一齊安葬。

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，患起病來，顏氏要請醫人調治，那老兒道：「人年八十，死乃分內之事，何必又費錢鈔。」執意不肯服藥。顏氏母子不住在床前看視，一面準備衣衾棺槨。病了數日，勢漸危篤，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，說道：「老奴牛馬力已少盡，死亦無恨，只有一事越分張主，不要見怪！」

顏氏垂淚道：「我母子全虧你氣力，方有今日，有甚事體，一憑吩咐，決不違拗。」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，遞與顏氏道：「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，後日少不得要分析，倘那時嫌多道少，便傷了手足之情。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，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，各自去管業。」又叮囑道：「那奴僕中難得好人，諸事須要自己經心，切不可重托。」顏氏母子，含淚領命。他的老婆兒子，都在床前啼啼哭哭，也囑付了幾句，忽地又道：「只有大官人二官人，不曾面別，終是欠事，可與我去請來。」顏氏即差個家人去請。徐言、徐召說道：「好時不值得幫扶我們，臨死卻來思想，可不扯淡！不去不去！」那家人無法，只得轉身。卻著徐宏親自奔來相請，二人減不過侄兒面皮，勉強隨來。那老兒已說話不出，把眼看了兩看了，點點頭兒，奄然而逝。他的老婆兒媳啼哭，自不必說。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，便是家中大小男女，念他平日做人好處，也無不下淚。惟有徐言、徐召反有喜色。可憐那老兒：辛勤好似蠶成繭，繭老成絲蠶命休。

又似採花蜂釀蜜，甜頭到底被人收。

顏氏母子哭了一回，出去支持殮殯之事。徐言、徐召看見棺木堅固，衣衾整齊，扯徐寬弟兄到一邊，說道：「他是我家家人，將就些罷了！如何要這般好斷送？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，也沒恁般齊整！」徐寬道：「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，若薄了他，內心上也打不過去。」徐召笑道：「你老大人，還是個呆子！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，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哩！還有一件，他做了許多年數，克剝的私房，必然也有好些，怕道沒得結果，你卻挖出肉裡錢來，與他備後事？」徐宏道：「不要冤枉壞人！我看他平日，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，並不見有什麼私房。」徐召又道：「做的私房，藏在那裡，難道把與你看不成？若不信時，如今將他房中一檢，極少也有整千銀子。」徐寬道：「總有也是他掙下的，好道拿他的不成？」徐言道：「雖不拿他的，見個明白也好。」

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，遂聽了他，也不通顏氏知道，一齊走到阿寄房中，把婆子們哄了出去，閉上房門，開箱倒籠，遍處一搜，只有幾件舊衣舊裳，那有分文錢鈔！徐召道：「一定藏在兒子房裡，也去一檢。」尋出一包銀子，不上二兩。包中有個帳兒，徐寬仔細看時，還是他兒子娶妻時，顏氏動他三兩銀子，用剩下的。徐宏道：「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，卻定要來看！還不快收拾好了，倘被人撞見，反道我們器量小了。」徐言、徐召自覺乏趣，也不別顏氏，逕自去了。

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母親，愈加傷感，令合家掛孝，開喪受弔，多修功果追薦。七終之後，即安葬於新墳旁邊。祭葬之禮，每事從厚。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，自去成家立業，奉養其母。又教兒子們以叔侄相稱。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。那合村的人，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，要求旌獎，以勸後人，府縣又查勘的實，申報上司具疏奏聞。

朝廷旌表其閭。至今徐氏子孫繁衍，富冠淳安。詩云：

年老筋衰遜馬牛，千金致產出人頭。

托孤寄命真無愧，羞殺蒼頭不義侯。